



Title	川田雄琴先生事状
Author(s)	高瀬, 武次郎
Citation	懷徳. 1937, 15, p. 39-49
Version Type	VoR
URL	https://hdl.handle.net/11094/88975
rights	
Note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川田雄琴先生事狀

高 瀬 武 次 郎

川田雄琴先生名は資深、字は君淵（君潤とせるは誤なり）、通稱は半大夫、雄琴は其號なり、但し中年以前には琴卿と號せり、或は琴卿を別字と爲す説もあり、又は北窓と號せり、貞享元年甲子四月二十八日を以て武藏國江戸に生る。寶曆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を以て伊豫國大洲に卒す。享壽七十有七歳なり。大洲の大字柚木、興禪寺に葬る。先生は始め大石氏の女を娶る、先て亡す。四子あり、長男は資哲と云ひ、次男は資虎と云ふ、其他の二子は早世せり。右の川田家の墓は久しく世人に忘れられ、子孫も亦た之を弔ふ者なく、全く無縁の墟墓の如く叢裏に埋没したるものを、近年大洲地方の有志が雄琴先生を追慕し、百方探求の後、遂に興禪寺に在ることを知りて復び世に紹介し、大に墓田の修理を爲したるものなりと聞く、斯かれば我が恩師井上哲次郎博士の『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の中にも雄琴先生の生卒年月は未詳とせり。吾人が今日之を知り得たるは實に幸と謂ふべきなり。

倉根是翼氏が雄琴先生を祭る文に曰く、『先生夙に朱子の學を修し、更に陽明の學を攻め、深く知行合一の義を窮め、熱心なる陽明學者として子弟を薰陶す。深遠の學、該博の識、一世に重ぜられ享

保十七年、師三輪執齋先生の推薦に因り、大洲藩主加藤泰溫公に聘せられて、藩の教育を掌る。延享四年に至て學堂成る、止善書院明倫堂と名く。蓋し堂は師執齋先生に代て東都に經營せし明倫堂を移せしものにして、止善は即ち此の移轉に先ち一日黃鳥重臣の室に止まり、好音きくべきものありし禎祥と、先生の尊崇最も深かりし藩の學祖中江藤樹先生が黃鳥の畫に賛せし大學の緡蠻の章を見、深く感ずる所あり、君臣父子民人の止まる所は至善に止まるの意を寄せたるものなり。

是より先き、雄琴先生の大洲に來任するや、藤樹先生徳化の流風漸く衰へ、弊習日に深きを慨し、遍く藩内を巡り教誨之れ勉め、又孝弟忠信の事蹟四十餘件を記述し、名けて大洲好人錄と云ふ、平易を主としたるものにして、童蒙にも尙ほ且つ解し易からしむ。藩廳之を藩内に頒ち、里正(村長)をして村民に讀聞かさしめたり、民風の向上に資せしこと蓋し少なからざりしなり。今や通俗教育の聲東西に喧しく爲政者亦此種の施設に忙し、而して先生既に百七十餘年前に於て、此の好著あり、所謂達人の達觀なるものか、偉大なりと謂ふべし。加之、此舉只藩民の指導教誨の目的に止まらず、先生就任以來、年未だ多からず、業尙ほ草創に屬す、而して先生唯一の知己たる藩主泰溫公の薨去に逢ひ、先生悲痛禁ぜず、侯の惠澤を宣傳發揚し、以て知己に報いんとするに至りしものなりと云ふ。純忠の至情、今に於て世人の景仰措かざる所なり、嗚呼世遠くして、道の益々貴きを知り、人亡うして徳の最も純なるを見る。嗚呼亦偉なるかな』云云。

雄琴先生は梁田蛻巖に朱子學を學び、後に三輪執齋に陽明學を學びたり、先生の著書は藤樹先生年忌說一卷、大洲好人錄五卷、傳習錄講義筆記（三輪執齋講義——雄琴筆記——現今は早稻田大學の漢籍國字解叢書に收む）明倫堂記一卷、其外に遺文四篇。

○ 雄琴の遺文三篇を左に錄す

其一、藤樹先生を祭る文

祭

藤樹先生文

維

延享四年、歲次丁卯、八月己酉、越己未朔二十五日癸未、大洲教授川田深
敢昭告于

藤樹先生曰、嘗聞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恭惟

先生長于茲土、深希聖賢、遂悟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之本旨、
木鐸大振於海內、諸生日益衆多矣、嘗告門人以天下第一等人間第一

義、無別路之可走、無別事之可做、嗚呼盛哉、德業輝當世、餘訓逮今日、雖驚劣如深者、良知之明較知所嚮、況景慕篤信之士耶、可謂大賜後世、恭惟

先生卒距今一百年也、而今日適值其忌日、先是先侯既有建祠堂之命、而邇者堂宇新成、

嗣侯亦有繼述之孝、今日安

神靈於此堂、使臣川田深祭之、命臣永田某代拜、於是深與同志諸友、式陳酒肴、用以揭虔、伏惟

神如在、永奠厥祠堂、萬世無極、尙祈鑒饗、謹告、

其二、陽明藤樹二先生を祭る文

止善書院明倫堂成告 文成王公 藤樹江先生文、
維

延享四年、歲次丁卯、九月六日大洲教授川田深敢昭告于大明
文成王公與 日東 藤樹江先生曰、嘗聞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泛

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喪源、勞而無得矣、恭惟
二先生德業輝當世、餘訓流萬邦、所謂自非德有本而學有要者、誰能至此、
嗚呼盛矣哉、我故大洲侯夙有志於此學、使深每侍講其側、十年於茲、嘗
開講帷於客舍、自有司以下、至於官屬小吏及草莽市井之匹夫匹婦、使
知有此道矣、蓋撫育於鰥寡孤獨癘疾者、大洲固行之矣、又比年賜孝子
貞婦謹愿之徒、旌其善行、以盛名教、旁至一藝之士、無有不稱焉、所以誘
掖獎勵者深也哉、加之亦侯自書教諭三四條、而下之有司、其言曰、有
司馭下以仁、順其心而利導之、使下民勤爾桑禾、謹爾室家、而親屬相親、
朋友和睦矣、下民憂吾用不足、而忠乎吾事、我固知之、有司宜慈愛之、蓋
邦君本於躬行心得之餘、所以施於政事者、大率若此、且膝大夫高茂歷
事三四世、從政五十有餘年、進則陳其善、閉其邪、退則與諸臣咨之謀之、
未嘗憚吐握之勞、年既七十有餘、而猶有夢見周公之氣象焉、同僚橋大
夫易清亦敏好學、使深講經於其家、集有司最任重者、講習討論、不敢廢
焉、可謂君臣道合也哉、嘗侯擇地若干步、命深築

文成藤樹二賢祠堂、永無廢弛、而欲令下侯孫子能繼述之、而庶臣亦無不

有以知其有本有要之學、而各俛焉以盡其力也、伏惟
藤樹先生乃侯五世祖、故出羽守月窓公之臣、而長于茲土也、侯信道
之篤、不使下

先生比於不敢召之臣、今建祠堂、恭祭神靈、傳其德業於不窮矣、嗚呼
先生卒距今百年也、而其道亦大弘於茲、豈不復未曾有之一大美事也、諸
同志相謂曰、我君當窮乏時、自不寧居、躬節財用、爲祠堂之資、表明賢人
君子之迹、以勵士習、於其講堂書院、亦我君所急也、雖然不忍於費財傷
民、猶自苦節日積月累、欲徐圖焉、爲人臣者坐視非道也、於是捐金鳩材、
以經營之、先是長濱小民某某、柳澤山鳥墮里某某、城東賈人播磨屋權
兵衛之徒、首出銀以助作、從而應之者亦不鮮矣、夫以田野市井之民、終
歲勤動尙不足以養其妻子、是以惟利之圖、何暇講學問道、然其切磋砥
勵、欲下乎良知之訓、而不違於聖賢之道、雖士君子殆有不讓者矣、加之
每臨其席、或五錢或三錢、頭會歛畜、以待此舉、與夫佞佛媚神有爲而然
者、可同年而語耶、深聞之喜曰、甚哉誠之易以感人、人也、甚哉人之易以誠
感也、有司者賦民奉國、鞭笞累繁、不能得則反仇視、今上不出一言、下悅

服焉、舍其利而趨其義、沛然若百川之歸海也、某月某日、堂院已成矣、謂其堂曰明倫、謂其書院曰止善、我師三輪執齋氏、振鐸東都、與同志諸友經營之、命以明倫而祭、王文成公之肖像、爲講學處也、一日罹疾、欲歸京師、以深嘗講易乎斯、賜其肖像及其扁額、副以金二十五兩、以再修此堂、爲意、深固辭不獲、謹受之、今也得時以開幽懷、故從舊號以明倫名焉、止善者大學之綱領也、昔有黃鳥之瑞、而乃者又得藤樹先生眞蹟之贊、因以命之云、事具記中、夫草創此堂者、固我侯之勤也、成而守之者、大臣以下庶士之任也、且先生親炙門人之孫子、綿々存于今、豈不樂茲舉之有成、而忠義有諸己、思以喻諸人、表其祠宇、樹之風聲也哉、庶民諄々、庶士彬彬、有司大夫亦欣々然、而嗣侯大悅此堂之成、然後天人順應之理、陰有以相協、而雨暘維若、燠寒維時、民無疾病、五穀豐昌、地愈靈、人愈傑、山川神威亦宜自今日始、然則祠宇饗舍之有成者、實闔郡後進之大幸也、深前日所獲三生氏、

藤樹先生家藏之聖像、安諸正位、置王江二先生像於其左右、謹以清酌茶菓、虔告落成生之由於

二先生、自今而後

二先生之道益明乎海內、而至治之澤蒙乎生民、是祈、

其三、三輪執齋先生を祭る文

止善書院明倫堂成祭

執齋先生文、

嗚呼我

執齋先生、爲斯道苦其心也甚哉、所謂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於先生乎有見焉、先生初游于佐藤直方氏之門、業既成、事旣橋侍從酒井侯、後私淑王子之學、喜其多益於己、而竊講求其道、於是爲佐藤氏所絕、言既遂至于暴矣、往欲之愬、則亦逢其門人之怒、困于株木、據于葵藜者、幾年於茲、然後佐藤氏漸悟其變學之意、非爲名、非爲利、實爲己、而然、遂相見如故矣、佐藤氏病革之日、命子弟先告先生、先生終夜侍於柩前、有愁傷之和歌、信哉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先生退、隱於洛之神山、六年而倍用力斯學、京尹篠山源侯篤信此學、以先生爲師、自

茲而後、先生之學如泉之始涌、如日之方升、雖然詞章記誦之習、淪浹於人之心髓、相矜以知、相高以技能、而獨先生以心學欲有濟於千百年之弊、其勢之不可及也、如空拳突重圍矣、況是朱非陸之說、天下靡然皆然、猶水之與油不相和也、猶方枘圓鑿不相容也、其間雖有如三宅尙齋子與先生友善、一論學則必譏王子、或謂爲好異、或目爲爲名、至於其最甚者、乃謂王子爲大賊大奸、謂先生爲痴愚狂夫、雷同附會遂慍羣小、亦前後十數年、觀閱既多、門人小子亦無以慰其心、獨先生立於荆棘之間、而確乎不變、犯海內之詆笑、而泰然不動、然後大振鐸東都、至於門人之多不暇屈指、既而設講舍於下谷、泉橋北、門人益進、先生齡過耳順、嬰痰咳之患、病勢日熾、遂輿疾歸京師、當斯時、東方之法燈將滅矣、深以鹵莽不美之質、而聞道亦晚、雖然先生知愛之厚、忝充門人之數、以斯學徵大洲侯、而徙居於西豫州、適之京師、問其病、先生曰、吾病奚憂、可憂者不在此也、因囑深曰、汝善從事於斯道、而興起豫州、州卽中江子出身之地也、必建祠堂而祭、以傳其德於無窮、乃手自授王子之肖像及中江子之真蹟、深雖固辭不克、謹曰諾、恐不堪命、甲子

年恭承我 先侯嚴命、今日祠宇新成、而 先生既亡矣、嗚呼痛哉、蓋先生少爲王江二先賢、冒天下之非譏而不顧、以富貴不爲意、及晚雖荆居苟有、家無翫器、倉廩中惟有肖像耳、今屬深祭之、而厥身已爲烏有、嗚呼悲哉、向中江子自發、明乎王子書以來、學者雖知有良知之說、而信之、而中江子既沒、僅百年矣、吾黨各以己見立說、或以無爲良知、或以有爲良知、或以有無之間爲良知、其間稍見本體者、不勉于克己之功、適用力於克己者、亦蔑如於本體、皆背良知之要旨、而遂喪聖門止於至善之明教、噫亦已過矣、是以近來海內同志之士、雖稍講於此學、則亦如僅々晨星、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時有 先生出、而有以接乎王江傳、而實以唱斯學爲任、自勝其有我之私、而遂不知己之爲人師、人之師於己、一與海內同志之士、方將因藉毘賴、以共明此學、而 先生忽逝矣、門人之痛何可言哉、雖然王江之道粲然于海內、則 先生之有功於斯道、豈小々哉、宜無憾矣、其又奚悲乎、深之所爲長號涕淚而不能自己者、雖深不肖無報先生知愛之萬一、而今焉堂院有成、少遂附託之命、而 先生不在焉、嗚呼哀哉、夫以道無間隱顯、豈幽明異心乎、 先生有知、其尙能

啓_二深_一之昏、而警_二深_一之情、宜_レ使_{下二}同志各得_レ志大行、翼_三斯文於悠遠_上、謹_レ以_二清酌

茶菓_一、虔告_二堂院有_レ成之由於我

先生_一、言有_レ盡而意無_レ窮、尙饗、

附記——余が見し所の雄琴先生の遺文は、右三篇の外に止善書院記の一篇あれども、今は之を省略す。